

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内蒙古作家赵海忠长篇小说《匠者》，为乡土文学绽开了一朵塞上新葩。所谓“新”，一来因为其2023年12月刚出版，顶花带刺；二来因为题材新，它反映的主要不是乡村主体——农民，而是另外一个特殊群体——匠者。匠者，手巧也。”“匠”是会意字，筐里装着斧头，原专指木工，以鲁班为代表，后来泛指具有一技之长的手艺人，或俗称匠人，属于乡村中的“精英”层；二来小说在艺术上，也有所创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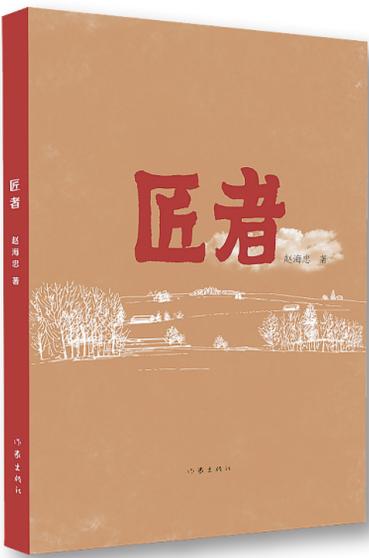
广义上说，大凡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，皆可称乡土文学。赵海忠生长在内蒙古高原的乡村，后来就读于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，毕业后长期在高校工作，他的《匠者》书写故乡熟土的往昔岁月，可谓地地道道的乡土文学作品，他本人亦可谓地地道道的乡土作家。

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古国，有着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的乡土文化，匠人文化是乡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匠者是因着人类生产生活的需要而不断产生和发展的，是历史的必然产物。但过去的文学作品中，却极少涉及他们，即使写到他们，也非常单一，如孙犁的《铁木前传》只写了木匠和铁匠；莫言对铁匠情有独钟，在长篇小说《丰乳肥臀》、中篇小说《透明的红萝卜》、短篇小说《妈妈的宝刀》《左镰》里都写到了铁匠，偶尔涉及石匠和木匠，然仅此而已。而《匠者》，几乎详细具体地描写了乡村中所有类型的匠人，专门为他们立传，这是独树一帜和难能可贵的。

一

《匠者》以乌兰察布高原东北角一个名不见经传、不足百人的偏僻小山村杏村为主要活动平台，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“新时期”为主要时代背景(有时回延至60年代)，聚集了鼓匠、画匠、裱匠、压粉匠、炒匠、木匠、炸麻花匠、铁匠、成衣匠(裁缝)、泥匠、皮匠、钉盘碗儿匠等十来个匠人(车伕、阴阳先生、菜农也是广义的“匠”)，涉及乡村的三教九流、五行八作。他们鱼贯而出，逐次登场，纷纷亮相和表演，从而塑造出乡村匠者的群像，为他们谱出一曲生命之歌——既是赞歌，也是挽歌。

这是一首赞歌，赞美了匠者的精湛技艺，精益求精、兢兢业业的精神和美好人性：“乌兰察布人，你怎么这样憨厚、靠实！”大鼓匠是一个主要角色，小说一开篇就写了他精彩的一幕：由于三面匠使坏，喇叭变声失调，情急之下，他干脆拔掉



《匠者》，赵海忠著，作家出版社，2023年12月

哨子，脱掉上衣，“双腮鼓起，二目凸出”，嘴顶嘴儿吹起来，直吹得回肠荡气，跌宕起伏，“人们一会儿儿被带上高山，一会儿儿被引入低谷，感受着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的奇妙之声”。他拼尽全力，一直吹到昏倒在地。这一幕既展现了大鼓匠超凡入圣的喇叭技能，又表现了他忠于职守、不辱使命的优秀品质。再如马裱匠给贺大头家裱仰层，技艺娴熟，做工精细，而且“全身颇有劳动的韵律和美感”。另外，田老太压粉有一手绝活，成为“‘水晶玉粉’技艺传承人”，又爱助人；炒匠老牛勤劳厚道，苦练炒莜麦技艺，且有所发明，成了村中名匠；八木匠自学成才，功成身退；霍铁匠艺精人善，村中铁具全由他打，有时还免费，年老病退离村后，大家都非常怀念他；郝裁缝量体裁衣、匠心巧艺、品行高尚，是“杏村功德之人”；愣韩父女，一个抹房屋，一个剪窗花，为福全村，乡亲们赞誉有加。所有匠人，都是深具匠德之人。

改革开放后，随着社会进步，乡村手工业有的式微，有的涅槃，甚至有的消亡，杏村的诸多匠具，进了大鼓匠的“文化博物馆”，或将成为文化遗存、历史文物。当八木匠将自己的工具捐给

乡土文学的塞上新葩

——读赵海忠《匠者》

□陶长坤

大鼓匠的时候，说出了这样一段无限伤感的话：“这些东西是我的衣食父母，也是我的亲生儿女。……世上有哪一个人会卖掉自己的父母和儿女？只希望它们跌落个好地方儿。”这是一段意味深长的话，既表达了八木匠对自己所从事的匠业的热爱深情，又透露出对匠业衰落的失落、悲哀、惋惜和无奈。农村手工业的式微或消亡，标志着旧时代的即将结束和现代化新时代的到来。从这一意义上说，《匠者》唱响了一首历史变奏曲和乡村改革进行曲。改革开放的春风已吹拂在乌兰察布高原，吹拂在杏村。

乡村匠业虽然衰微了，但正如大鼓匠所说：“手艺人的精气神，永不过时。”

二

话语是文本的载体，小说话语分作者话语和人物话语。一般说来，作者话语又分叙述话语和描写话语。叙述就是直陈其事，不事藻饰，为再现；描写则是具体描绘和刻画，加以修辞，为表现。《匠者》的话语，无论作者话语还是人物话语，皆有着浓郁的乡土特色。

《匠者》的作者话语简洁明快，朴实平易，如拉家常，还略带幽默感，为大众读者所喜闻乐见。如第一章中关于金雕捕兔的描写：“可怜野兔，仓促应战，四蹄朝天怒蹬，背脊一搏，却被金雕一爪断尾，二爪豁肚，三爪破脑，刹那间离地悬空，冤魂升天，一命呜呼。”再如：“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七鼓匠无师自通，撒开猪八戒腾云步追将上去。”显然深受民间说书艺人的话语影响。

人物话语，既符合人物性格，又符合人物身份，还带有地方话语特色，声口毕肖。正如书中人物黄老师所言，“这里人说话慢条斯理，爱用四六句，夹杂好多古字古音”。作品中的三干头媳妇，是天津知青，有文化，又落地为当地农民，能说善道，话语中既有文词，也有土语，别具一格。田老太、老牛、古车豁子等，是乡土话语的活化石，满口的村言俗语，一腔的乌兰察布高原韵味。

作者善用修辞方法，拟人、夸张、双关、排比、

对偶等辞格无所不用，但最常用和多用的还是比喻。《匠者》中，既有单喻，如：“七鼓匠脖颈硬得犹如车轴”“她的脸像西坡的杏树干一样褶皱”“月牙……像个磨久脱蹄的马掌”“大脑袋像个冬瓜”；也有群喻，如：“杏村像村东炒莜麦房里的铁锅，一个浅窝，西高东低。几排房子好像随意晾晒的抹布，颜色灰暗，歪歪斜斜。有的人家为了防寒，房屋披了柴草，如一顶帽子，盖在房上，衬托得那些未披的房子，像一个谢顶之人。”这一段话语像打连枷一样接连用了四个比喻。作品中的大量比喻，无论本体，还是喻体，一般都取自本土最普通常见的事物，不仅生动形象，而且很接地气，增添了小说的乡土特色。

整体说来，作者的话语都近似口语，既平实又顺口，娓娓道来，如小溪流水，腾着微波细浪。小说中还用了一些方言土语，诸如侃七愣八、热不老燥、高吆二喝、圪达、猴顽、痴因货、秃头凶脑、老精整怪、一蹦子、显摆、晒暖暖，等等。方言土语是双刃剑，用得适当，可增加话语的地方特色和乡土韵味，具有历史感，倘用得过于冷僻或过多，会增加非本土读者的阅读困难。赵海忠对方言运用的分寸把握还是适度的，也可说恰到好处，成了乡土话语的一个亮点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，《匠者》又是一颗洋溢着乌兰察布高原泥土气息的活生生的山药蛋。

三

《匠者》的艺术创新，主要体现在结构上；结构的创新，主要体现在时空安排上。时空是小说结构的重要机制，没有没有时空的小说，甚至可以说，小说的结构艺术就是时空艺术。客观物理时空是纵向的、直线性的，主观心理时空是富有弹性和可逆的，小说结构的时空属于主观时空，任由作者操纵，可化百炼钢为绕指柔。《匠者》总体上是纵向直线型的顺时空，但内部多有变化，或时空倒置，或时空交错，前行后退，逆折回旋，纵横捭阖，现在进行时与过去时、将来时互相纠缠；顺叙、倒叙、插叙、补叙、回叙、预叙错落有致；历时与共时兼具。如第三章，既写马裱匠正在贺

以文学的深情凝望故乡

——《春度龙岗》创作谈

□李美桦

就写作而言，故乡这片热土不仅滋养了我，也给我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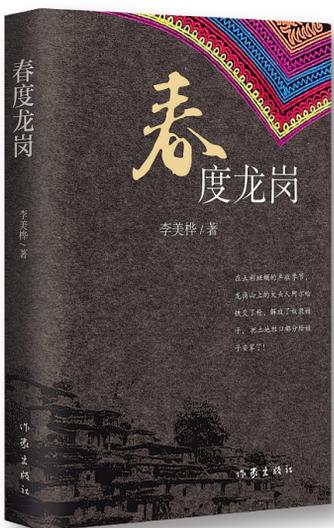
我的老家距金沙江皎平渡仅10来公里。80多年前，中央红军一路转战，从川滇交界的皎平渡巧渡金沙江进入四川会理，跳出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。小时候，老一辈人一次次向我讲述过当年红军的故事。这样的惊险与传奇，历史上不可能写得如此详尽，却在当地百姓津津乐道的龙门阵中，口口相传，越传越神。参加工作后，我对这一段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，创作了长篇小说《浪拍金沙》，再现了红军巧渡金沙江的传奇。为写这部作品，我到皎平渡两岸，走访了很多人，查阅了大量资料。这些存放在档案馆的珍贵史料，是20世纪70年代，县党史工委组织力量，走访当时的亲历者、见证者，留下的宝贵财富。这些尘封的资料，让我有了新的收获和感动。

当年，红军曾在会理留下一支游击队，到彝族地区开展游击斗争，遗憾的是这支游击队没有生存下来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为推进彝族地区的民主改革，党组织曾多次派人上山，做黑彝大头人的工作，希望他出山，参与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。当年和红军游击队的过节，始终是头人的一块心病，他舍不得放弃自己的地位，更害怕共产党“秋后算账”。地方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，为彝家同胞做了很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好事，让他看到了党和政府为让彝区群众过上好日子的好心，最终打消顾虑，出山做了副县长，投身于这场划时代的历史变革。

人的一生，总会有很多难忘的瞬间。能够遇上这些人和事，靠的就是机缘。创作同样如此，某件细微的小事，一句不经意的话，一个温馨的表情，都会产生创作的灵感。这种灵感，实际上来源于心灵深处的触动。这个故事深深让我震撼，共产党为了民族团结和统一，胸怀是何等宽广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在我脑海里翻腾，一个个生动的细节在我心里慢慢生根发芽。于是，就有了写《春度龙岗》这部小说的念头。

我为遇上这样好的题材而欣喜。一个掌勺多年的大厨，面对上好的食材，只需要凭自己的经验进行荤素搭配，就可以把一桌色香味俱全的佳肴端上餐桌。事实上，整个创作的过程并不像做菜这么简单。这部作品我断断续续写了几年，成稿40余万字。初稿一改再改，总是感到不满意，总觉得和自己想要表达的还有很大差距。一部成功作品，仅有悬念不断的故事还不够，还得有蕴含在作品中的思想内涵。2022年护林防火期间，我到距县城近50公里的乡镇住了3个多月。白天巡山护林，晚上在星光村的宾馆里对稿子进行认真修改。夜深更深，我常常到池塘边散步，在虫鸣蛙鸣中，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故事主人公的爱恨情仇、生死离别。我将故事时空中一步步压缩，将重心放在推进彝区民主改革的艰难复杂、对人物命运书写以及彝区群众的思想转变上。我感到自己从来没有如此尽情的投入。

写这样的作品，最难的是如何还原当时的社会形态，如何书写那个时期鲜活的人物。那些人物和故



《春度龙岗》，李美桦著，作家出版社，2023年12月

事，离开当时特定的环境，就会失去灵魂，人物立不起来，故事也难以让人信服。彝族地区的民主改革过去了几十年，随着时代发展，彝族同胞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，乃至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，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如何让小说中的人物回到那个特殊的年代和环境，和当时的社会形态相统一，是一个巨大的考验。在修改打磨的过程中，我放慢了节奏，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查阅资料，走访了很多老人，对当时彝区的生活场景，彝族同胞的生活习俗、思维模式、人生态度乃至日常交流等进行多方面考证，同时和当地对彝家民俗有研究的彝族作家、学者进行探讨，尽力为读者展现出那个特定的历史场景。

要还原那段历史，就得客观叙写特定的历史人物，这是绕不开的一道坎。

彝族地区千百年沿袭封建奴隶制，家支林立，等级森严，各自为政。黑彝之间，白彝之间，黑彝与白彝之间，彝人和汉人之间，矛盾重重。就那个时代而言，彝族头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，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，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。我觉得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应该客观看待彝族头人在那个特定社会中的重要作用。对于黑彝大头人阿尔哈铁，我没有简单地把他作为反面人物来叙写，更多的是换位思考，冷静地看待他在龙岗山上演出的一幕幕悲喜剧，把他作为特定历史时期下性格多元复杂的英雄来进行刻画，用鲜活的细节揭示出他人性中柔软美好的一面，用人物性格的多重性和复杂性，揭示出民主改革的艰巨与复杂。

要想人物出彩，就得把人物一步步往死胡同里

逼，在最狭窄的绝路上，找到开阔深远的远景。在创作过程中，我一次次走进黑彝头人阿尔哈铁的内心世界。作为龙岗山呼风唤雨的大头人，在平民百姓和奴隶娃子眼里，阿尔哈铁是勇敢智慧的化身，更是一位百姓的保护神，在彝区有着强大的影响力。面对共产党的工作队，他保持了足够的警惕。当工作队一次又一次请他下山，他的内心更是极度的犹豫彷徨。奴隶主显赫的地位，家里的土地和娃子，他背负的红军游击队的血债，国民党特务的拉拢蛊惑，就像无数根绞绳，套在他的脖子上。要让他下山，比登天还难。另一方面，彝胞误解，家支矛盾，头人猜疑，特务蛊惑，土匪暴动，民族隔阂，就像一个长满獠牙的血盆大口横在工作队面前，要翻过一道道难关完成他们的使命，同样是难上加难。在反复的打磨修改中，我试图通过生动鲜活的细节、环环相扣的传奇故事，来展现曲折复杂的人性交锋，把阿尔哈铁下山投身于民主改革作为他人生的归宿。我把他们放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舞台上，他们相互较量的结果，正是作品所要表达的现实意义。

历史题材小说，不仅要再现当时的历史，还得紧扣时代脉搏，体现出时代取向和现实价值。在这部作品中，我力求用民族共同体意识来看待彝族社会形态的转变，用内心的悲悯与同情，通过人物的喜怒哀乐、离合悲欢还原那段历史。彝区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，关键在于这场大变革中的人心所向。彝区群众对工作队由最初的恐惧、疑虑、排斥到认同和追随，依附于奴隶主的娃子明里暗里跟主子作对，奴隶主愿意交枪，把娃子土地拿出来，这股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，正是在党包容团结的民族政策下，人心所向的结果。我期盼能让读者对那段历史产生思考与共鸣。在小说中，我设置了两对恋人，其中一对上演了封建奴隶制度下的爱情悲剧，而另一对，如娃子乌嘎惹和黑彝奴隶主家的女仆沙阿果，则历经磨难，在工作队的帮助下举行了婚礼。时代不同，制度不同，结局必然不同，用这对恋人的完美结合收尾，正是对那段艰难岁月的深情回望和现实观照。

人间烟火味，最抚凡人心。我花了大量笔墨，对彝区“库史”新年、火把节以及独特的婚俗、葬礼、祭祀、饮食起居等民俗进行了细致刻画，力求让作品弥漫着浓浓的人间烟火味。语言是作家的生命，在对这段历史的叙写过程中，我试图找到属于自己的语言。在日常语言交流中，彝族同胞会自然而然地引用彝族谚语“尔比尔吉”，以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。这种根植于彝区文化土壤的语言，让我深受启发。我在小说中大量使用“尔比尔吉”，力求让读者回到彝族同胞平时交流语境，展现当时的社会形态和彝区的地域特色。这对读者而言是一种陌生化的新奇体验，对我自己而言也是一种崭新的创作体验。

壮美彝乡，雄奇的大山，茂密的森林，葱郁的树木，鲜艳的野花，以及多元的民族文化、独特的民族风情，使得这里的山山水水到处是迷人的风景。在作品中再现彝家生活场景，对于凸显特定时代和特定环境中的人物性格、推进故事情节发展至关重要。我在小说中试图把景物描写与情节发展融合在一起，通过对山水田园、村庄房舍、树林花草、鸟兽虫鱼、日月风霜的诗意书写，用奇特的自然环境对人物情感进行渲染烘托，稀释作品中的紧张感，努力让小说读起来张弛有度，抒情色彩更为浓郁。我想，在作品中保留几分对大自然的亲近和有节制的民俗民俗的描述，这也是对故土上的敬畏和眷恋。

倘若以绘画作喻，庄深的新作《脉》是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，而非绚烂的油画；倘若以音乐作比，则是一阙二胡短笛演奏的民乐，而非一部部长号钢琴伴奏的西洋乐。庄深以其对故土的浓浓乡情，对文学创作的执着追求，在出版了68万字的长篇小说《根》后，又创作了这部近70万字的《脉》，延续了以庄家为中心的家族叙事。《根》以抗日英雄的成长为主线，呈现其对家族之根的寻觅与守护；《脉》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坎坷历史的回溯，对家族的跌宕历程进行梳理与展现。

小说以江南溧水东庐乡庄家村、丹阳县、苏州市、常州戚墅堰及甘肃武威为背景，细致梳理庄、黄、袁、刘、李、金六个家族的命运发展脉络。在这幅历史长卷中，以散点透视的方式，生动呈现了河流街市、乡村阡陌、车马行人、民俗风情：庄家村的农舍柳烟、碧山农田，丹阳县的城墙集市、商铺大街，练湖农场的滩地鱼塘、稻田果林，戚墅堰机车车辆厂的铁轨纵横、钢铁飞溅，刘家村的杏花野花、大树参天，苏州城的古塔石桥、流水小巷，甘肃武威九里沟的沟壑溪水、绿草奇花……作者如撑一叶扁舟，顺历史之流而下，从新中国成立到恢复高考，再到今天的开发区建设与生态农业观光园筹建，家族命运与发展被置于不同历史时期，生动呈现出坎坷历史中人们的追求与奋斗、人性的丰富与复杂。

传奇故事的书写形式，构成了作品的叙事张力。作者如泣如诉地讲述故事，如二胡、如短笛，演绎出家族传奇的情节跌宕与丰富。小说以抗日英雄庄坤林被害为叙事起点，以探究山寨离奇的玉石失窃案为暗线，以寻冤因与日本骑兵战斗而殒身的12位壮士骸骨为支脉，在六个家族的命运发展中，演绎诸多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。小说将人物的不同遭际与命运，与其和国的历史融为一体，让个人的奋斗与不屈不挠的民族性格交相辉映，呈现出具有民族史诗特性的风范。

作者以拳拳的乡土之情，在庄家与李、袁、黄、金、刘家的姻缘关系中，在各家族四代或五代的延续中，在充满地域色彩生活的描述中，刻画了形形色色的生动人物形象。如踏实精明、任劳任怨的乡镇干部李邱巴，清廉自律、朴实坚定的丹阳丝绸厂书记黄德胜，嚣张跋扈、见风使舵的村支书杨伢子，实干尽职、总念旧情的老革命钱场长等基层干部形象；不贪钱财、勤勉豁达的兰儿，如花似玉、任劳任怨的戚慕达的兰儿，泼辣犀利、颇有心计的巧凤，颇有姿色、背叛出轨的明君，勤快踏实、雷厉风行的庄雪花，活泼性感、勤勉要强、的金凤，矜持顺从、谨慎幽怨的袁依冰等家庭主妇形象；敦厚朴实、豁达坦城的浇铸工匠维根，沉稳可靠、热情真诚的锅炉工袁唐平，敦厚老实、固执胆小的编筐工金富友，张扬跋扈、胡作非为的铸钢班长颜元元，重情重义、好打抱不平的编筐工独眼龙等工人形象；聪明谦卑、生不逢时的右派分子刘地，年轻漂亮、遭受凌辱的中学老师黄月英，话语不多、医术精湛的齐医生，知书达理、有情有义的袁旺松等知识分子形象；文质彬彬、聪慧执着的建筑承包商队长庄福生，文静刚强、自我改造的下放知青庄英群，清秀可人、独自北漂的文学青年刘波，英勇无畏、壮烈牺牲的坦克兵庄二娃，聪明斯文、埋头创作的文学青年袁顺信，坚定执着、投资支持同母异父的弟弟创业致富的金二娃，憨厚聪颖、精于设计的建筑工程师庄黑皮等年轻男女形象。作者以其丰富的生活积累与文学想象，打造了内容丰富的人物画廊。

(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



《脉》，庄深著，作家出版社，2024年1月

对家族历程的梳理与展现

——评庄深长篇小说《脉》

□杨剑龙

大头家做活，又插进他过去被狗咬、下煤窑等往事。第四章主要写田老太给贺老家压粉，却穿插进去去年给老牛家压粉和三干头回忆当年看电影的事。第五章主要写炒莜麦，却又横插进1971年三干头盗粮库和老牛忆旧。第十八章开篇，时而写四鼓匠说呱嘴，时而写钉盘碗儿和田老太茶叙，相互交叉。时间在作者手中就像柔软的面条，腾挪跌宕，一曲三折，体现出比较高超的结构艺术和一定的新创意。

细节描写也是《匠者》的一个鲜明艺术特色。细节描写虽不是赵海忠的创造，但像他这样描写得如此无微不至、一丝不苟、精确细腻，却是罕见于他的。如果说整部长篇像一棵大树，情节如同骨干，那么细节就犹如枝枝密叶，只有枝叶繁茂，大树才能茂盛。在一定意义上，细节是小说的生命。现实题材作品特别注重细节的真实，《匠者》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，细节描写比比皆是，涉及到匠人工艺、日常生活、人物言行举止、民间风俗的方方面面。如马裱匠吸烟的细节、田老太盘腿打坐的细节、八木匠作木工的细节、沈家三兄弟炸麻花的细节、霍铁师徒打铁的细节、车马店老板娘做倣面鱼和拿糕的细节、愣韩泥房的细节、姜皮匠熟皮子的细节、钉盘碗儿钉香炉的细节，如此等等，不胜枚举。细节浸透着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丰富因子，能体现出乡土文学的本质特征。赵海忠纵笔自如的细节描写，既说明了他体验乡村生活之深，出水才见两脚泥；又说明了他艺术功力厚实，苦心孤诣。

《匠者》结构上的再一个重要特点，是各章相对独立，各有各的主人公，各有各的故事，各有各的时空。上下章并无必然联系，或联系不紧，颇似古典名著《儒林外史》，“全书无主干，仅驱使各种人物，行列而来……虽云长篇，颇同短制”。虽各章独立，却又有一根无形的线将其串联，如金线穿珠；这根线就是“匠者”，由“匠”统辖熔铸全书。并且，匠人与匠人之间，匠人与一般村民之间，也互有交集，形成一个草蛇灰线、前后照应、融会贯通的有机文本整体。

此外，《匠者》故事性强，情节生动，乡风民俗浓郁醇厚，这也充分体现了乡土文学特色。作为内蒙古文学重点作品创作扶持工程的重大的收获，22章、30多万字的《匠者》，人物众多，内容丰赡，艺术多彩，笔者一篇短文难概全貌，只从乡土文学的角度聊作评论，抛砖引玉而已。

借问匠者何处有？土也(赵海忠笔名)所写杏东村！

(作者系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原院长、教授)